



殊痕记

京 剧

程砚秋演出本

4.41
5-2



前 記

《硃痕記》一名《牧羊卷》，取材于《牧羊宝卷》。剧本叙述唐代西凉节度使黄龙造反，朱春登代叔从軍。春登 嚙 母 朱氏，謀占长房的家財，內侄宋成謀占春登的妻子赵錦棠，假意伴送春登从軍，中途暗下毒手。宋成回来，假說春登軍前战死。朱嚙逼赵錦棠改嫁宋成，錦棠不从，备受折磨。朱嚙又将錦棠婆媳赶到山里放羊，要婆媳冻餓而死。不料春登被害未死，陣前立功，封侯归来，杀死宋成，問到母亲和妻子，朱嚙假說已死，春登痛不欲生，去到坟塋祭奠，并舍飯七天。恰好錦棠婆媳前来討飯，因飯时已过，求得春登剩下的一碗殘飯，朱母誤把飯碗打碎，惊动朱春登，喚进問話，因得夫妻相認，母子相逢。

此劇旧本只有放飯團圓一段，程硯秋先生在1927年补編成全本。



第一場

四將上，起霸。

四將（念）塞外烽烟緊，軍中刁斗寒；
敵強難取勝，坐待大兵援。

請了。元帥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八軍士、郭昕上。

郭昕（引）敵勢猖狂，鎮西陲，翺贊皇唐。（詩）
只為黃龍起叛心，興師報國捍邊庭；
自慚未把烽烟靖，待壯軍威誓掃平。

本帥，郭昕。官拜安西都護。自從西涼節度使黃龍造反，奉命征討，連戰數陣；叵奈黃龍十分驍勇，以致我軍損兵折將不少，本帥甚是擔心。因此奏明聖上，查取在籍武職人員，迅速前來投効。——中軍所令：拿我令箭，催取在籍人員，不得有誤。

中軍得令。（下。）

郭昕掩門！（下。）

眾人同下。

第 二 場

朱英元病狀，朱春科扶上，宋氏、宋成隨上。

朱英元 (唱西皮搖板)

這幾日病纏綿益增老境，

好比那風中燭有限光明！(坐)

俺，朱英元，山東齊河縣人也。自我幼年投軍，充當校尉；後因身體多病，退職回家。夫人宋氏，只生一子，名喚春科，今年一十七歲；先兄英魁去世，留下侄兒，名叫春登，一家同住，倒也相安。我家薄有田園，衣食却還無慮，只是我年老多病，孩兒年紀又輕，後顧茫茫，不知如何是好也！

兵士二人、差官上。

兵 士 來此已是朱英元的家宅。

中 軍 前去喚門。

兵 士 門內有人么？

朱春科 爹爹，外面有人叫門。

朱英元 你去問來。

朱春科 (開門)何事？

兵 士 這裡可是朱英元的家么？

朱春科 正是。

兵 士 有上官來此，教朱英元出來迎接。

朱春科 請少待。(入門)爹爹，有上官來到我家，要爹爹出去迎接。

朱英元 哪里来的上官？你扶我出迎。

宋氏、宋成，朱春科扶朱英元出迎，相見。

朱英元 貴官奉何人所差，到此何事？

中 軍 只因黃龍造反，郭大都护，連战失利；兵部奉旨，調取在籍武职人員，前去投効。俺奉本地节度使所差，特来調你。

朱英元 呵呀，貴官，你看我老病龙鍾，如何去得！

中 軍 这是将令，誰敢不遵？

朱英元 是是，請少待。——这便如何是好！我想此事料难推辞，不免教吾儿春科前去代我便了。——啊貴官，象我这样衰迈，就到陣前，亦无用处；我有意教小兒代往，还求貴官方便方便。

中 軍 这倒使得。快教他即刻动身，不得違悞。

朱英元 遵命。請到里面歇息。

中 軍 告辞了。

兵士、中軍同下。

宋 氏 老头子，你这个样儿怎么去呀？

朱英元 我已与差官商議好了，就教吾儿春科代我前去，你替他收拾行李，也好起程。

宋 氏 那可不成！他年紀小，况且沒出过門儿，哪儿能叫他去哪！

朱英元 这是王命。

宋 氏 黃命、黑命我都不管，反正不教他前去。

朱英元 如此說来，你岂不是同我为难？

宋 氏 你有个好侄儿春登，你成天說他人才也好，文武双

全，你为什么不叫他去呢？

宋 成 是啊！表弟年紀太輕，姑母之言，是不錯的；就教春登表兄去，豈不是一樣！

朱英元 你們都會說現成話，侄兒春登他也有老母在堂，又怎肯教他前去？

宋 氏 你不要忙，把他們請來商量商量，春登若是肯去，豈不很好；干甚么要你這樣着急！（向宋成）你去到東院里，把她們娘兒幾個請來，說我有話說。

宋 成 啊。（下。）

朱英元 春登去不得。

宋 氏 等他們來了再說吧。

宋成上。

宋 成 您隨我來，我姑媽請您哪。

朱春登、趙錦棠、朱母同上。

朱春登 （念）萱闈多慶松身健，

趙錦棠 （念）燕寢承歡春日長。

朱英元 嫂嫂。

朱春登
趙錦棠 參見叔父、孀母。

朱英元 罷了，一旁坐下。

朱 母 （坐）喚我們出來何事？

朱英元 今奉了上官之命，教我前去西涼投軍；想我病到這個樣子，如何去得？

朱春登 叔父身體要緊，自然不去的好。

朱 母 是呀，這如何使得。你就該回那上官說：有病不能

前去才是。

朱英元 这是王命，誰敢不遵？只得教我儿春科代我前去。

宋 氏 得啦——我說春登啊！你叔叔要你兄弟前去投軍；你想你兄弟年紀又小，从来沒有离开过我一步；况且你叔叔多病，若是春科出門之后，他又想念儿子，岂不是病中加病么？正为此事，为难得很呢。

宋 成 是啊，年老之人，总得有儿子在旁边伺候，才能放心。

宋 氏 我儿春科，又未曾娶过媳妇，象嫂嫂您这样儿子、媳妇，都在跟前，也多个帮手。如今都靠着春科一人，怎好教他出去！

宋 成 姑夫这样多病，不是我說句不好听的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連一个亲生的儿子，都不在跟前，也太不象話！春登表兄，你說我的話，錯也不錯？

朱英元 你們都这样說，我只得拚这老命不要了。

宋 氏 侄儿，你素来是最孝順的，你叔叔又很疼你，你看他老人家这样着急，你总要替他想个法子才好。（哭。）

宋 成 姑媽，春登表兄是最孝順不过的！他又是讲义气的人，他自然有个主意。你老人家也不必这样伤心。

朱春登 既然如此，这也是无法！罢了，也罢了，待我前去。

朱 母 哎呀，儿啊，我也是同你叔父一样的人了。（哭。）

朱春登 只是我也有老母在堂，此事倒真为难得很！

朱 母 我也是年老多病之人；若是身体好些，还則罢了，如今也同你差不多的人了。

宋 成 說起这話来，你老人家的身体，倒是十分康健；是

个有福有寿的样子。

朱英元 嫂嫂的年紀也高了！侄儿是不能远去的，此事如何是好？（叹气）看你们这个样子，也不叫春登前去，也不叫春科前去；也罢，待我拚这老命前去！

宋氏叹、朱母叹，朱春登叹、宋成叹。

赵锦棠（起立）不是媳妇多口；叔父既是多病，若是春科兄弟前去，孀娘又放心不下，叔父也要挂念。据媳妇看来：官人，你是义不容辞的了！好在老母在堂，有我侍奉，你也可以放心；自古道：“朋友尚且急难”，何况是骨肉之亲？官人，还是你替叔父前去，免得他老人家这样着急。

朱母 这……

赵锦棠 啊，婆婆，你平日也是盼子成名；有此机会，正好报効国家，建功立业。学一个班定远万里封侯，也不枉婆婆教子一场！就请放心，教他去吧！

朱母 说得却有道理。事到如今，也只好有此一想了！叔叔、孀嫂，就是春登去罢。

宋氏 到底是侄媳孝顺，真真难得。

宋成 是呀，表嫂真是個明白爽快人，难怪我家姑媽常常夸贊于你。我宋成看你们这样有义气，我倒情愿护送春登表兄一同前往；一路上，起早落夜，馬前馬后，有我在旁招呼，料也不妨事，表嫂你也可以放心。这件事，我倒要自告奋勇了。

朱英元 侄儿同我的賢侄媳如此孝顺，我也不好說些什么了。——宋成，你肯护送前去，我更是放心；那么，王

命逼迫，自要即刻动身的。——夫人，你去多取些銀子来。——宋成，你快去预备馬匹。

宋氏，宋成下。

朱英元 嫂嫂，这都是我連累侄儿了！

宋氏取銀子、行囊，宋成牽馬上。

朱春登 事不宜迟，侄儿就此告辞了。——娘子，我去了！

你好好侍奉老母。（出門，上馬，唱搖板）

从此后望家山归途有梦，

宋成帶馬下。

朱春登 （唱）为国家又何敢私而忘公。（掩泪下。）

朱 母 （哭）吾儿，春登！（唱搖板）

愿吾儿早返家膝前侍奉，

赵錦棠 （扶宋母，唱）

盼家書只望那天外归鴻。（扶宋母掩泪下。）

朱春科扶朱英元。

朱英元 （唱搖板）

眼看他母子离怎禁伤痛，（哭，下。）

宋 氏 （唱）这一回总算是称我心胸。（笑，下。）

第 三 場

李 仁 （內）走哇！

李仁上。

李 仁 （唱西皮搖板）

为經商来到了西凉道上，（轉流水板）

遭不幸在穷途又遇强梁；
到如今只落得一身飄蕩，
为飢寒恨不能回轉家乡，
只好在綠林中暫作打搶，
这买卖怎禁得日久天长！

咱李仁。向做小本經營，往來各處販賣。不料昨日行至西涼路上，遇見一伙強人，將我貨物搶去，還將我身上衣服剝掉。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了，只好見有過路行人，搶些銀錢，免得挨飢受凍，我就是這個主意，哎，就是這個主意也！

內喊。

李 仁 （唱搖板）

到于今受飢寒學人打搶，
樹林中等一等過路客商。（下。）

第 四 場

朱春登背行囊、佩劍上，宋成上。

朱春登 （唱西皮搖板）

策長鞭只見那荒涼野景，
沒來由連日壓戴月披星；
望前途已到了西涼路徑，
白雲飛不由得馬上思親。

宋 成 表兄，一路上千辛萬苦，你又這樣唉聲嘆氣，想念家鄉，我勸你還是保重身體要緊。今天我也走乏了，你

是騎馬的，我是走路的，實在跟你不上；我這裡帶有好酒，何不下馬暢飲一回，也好解解煩悶。

朱春登 是的，你走乏了，待我下馬來歇息歇息再走。(下馬，取行囊置地)我們就席地而坐，暢飲几杯便了。(坐地。)

朱 成 (取酒，又從身旁取出兩只酒杯，坐地)你看我預備的齊全不齊全？(斟酒)請！(同飲酒)來此已是西涼路上，一路上平平安安，都是表兄的福氣；我來敬你一杯！

朱春登 大家的福氣。(飲酒。)

朱 成 我看表嫂，這般賢慧，真是千萬人中，挑不出一個的！你真是有造化。

朱春登 提起拙荆來，這倒是難得的。

朱 成 我再親賀你一杯。(勸朱飲酒)此去投軍，你若是立了大功，做了大官，可不要忘記了我。

朱春登 說哪里話來？你這回護送于我，是很辛苦的，怎會忘記了你？

朱 成 如此，我又謝你一杯。

朱春登 (飲酒)我要醉了，不能飲了。

朱 成 今天談心，倒是很快活的，何妨多喝几杯？

朱春登 够了！

朱 成 那麼，再飲這一杯罷！

朱春登飲畢，醉臥。

朱 成 表兄怎麼樣了？

朱春登 醉了。

朱 成 (起立，四顧)表兄，——嘿！他果然醉了！臨行之時，我姑媽囑咐我，教我中途路上把他害死，好謀奪他

的家产；如今将他灌醉，正好下手！——哎呀慢着！他是一身好武艺，我要一刀砍不死他，他拚起命来，我可不是“个”儿。——有了！我把他捆在树上，他就是醒啦，也来不及了！好，就是这个主意！——（綁朱春登。）

朱春登 啊！（睜眼一看，又閉目。）

宋 成 哎哟，我当是他醒了呢？敢情說醉話呢！朱春登，朱春登，你死之后，我拿了你的行囊馬匹，到省城卖了，由着性乐他几天；約摸是时候，我再回家报信，就說你死啦！你媽听了这个信，不死也得八成！剩下你媳妇一个人，我是人財两得！趁此四下无人，我动起手来！（拔劍。）

李仁跳出。

李 仁 呔！

宋 成 哎哟我的媽！（急搶行囊，上馬逃下。）

李 仁 （追）这小子騎上馬跑得真快，赶他不上！头天开張，大不吉祥。哟，这还留下一个！我摸摸他有銀子无有？（聞酒香）好奇怪！怎么一陣陣的酒香！（見酒壺、酒杯在地）哦，原来有酒在此。我已餓了一天了，且去喝它几杯。（席地取酒飲）且慢，这位客官的行囊馬匹 虽被那賊偷去，他身上还有衣服，待我剥他下来，免得空手而回，也算是开張大吉。（欲剥衣，又止）且住，他行路之人，所有行囊馬匹，已經被人偷去，也算可怜！我若是将他的衣服剥下，他岂不要冻死！我已遭不幸，何苦再害人的性命？待我将他喚醒——客官醒来；客官醒来！（拾劍。）

朱春登 （唱倒板）

猛然間听呼喚頓如夢醒——

啊！(接唱搖板)

却為何平地里繩索加身？

你為何將我捆綁？

李 仁 你別瞎說啦！綁你的不是我！我与你松綁。

朱春登 啊！我的行囊馬匹，哪里去了？

李 仁 行囊馬匹呀，早搶了去了！

朱春登 (扭李仁手)你這強人，敢來行搶！

李 仁 (被扭)啊喲喲，你就這麼厲害！你還有一位朋友，
哪里去了呢？

朱春登 (驚視)哎呀，宋成哪里去了？

李 仁 你松了手！你想，我若是強人，早把你殺了，還喚
醒你干嘛？

朱春登 是呀，到底我那宋成往哪里去了？

李 仁 他呀！他早跑了！

朱春登 啊呀，你這強人！

李 仁 (后退)客官你莫性急，待我慢慢告訴你：我見你
那伙計，趁你睡着的時候，將你捆在樹上，正要取你的
寶劍，行刺于你，被我一喊，他就拐了行李，騎上馬跑
了！

朱春登 這個——我却不信！

李 仁 你不信，我告訴你！我在草棵之中，看見你的伙計，
要害你的性命，我意欲將他捉住，不料那賊上馬而逃。
不但是你破財，連我的財運，亦不見佳。

朱春登 啊！听你之言，那宋成果然要害我的性命？(想)我

倒想起来了！适才朦朧之中，好象是他捆綁于我！如此說来，此事当真。宋成啊，好賊子！——只是我的行囊馬匹，俱被那賊拐去，这，这便如何是好？

李 仁 客官是往哪里去的？

朱春登 要往西凉投軍。你是什等样人？方才說你的财运亦不見佳，到底是何意呀？

李 仁 不瞞你說，我亦打算搶劫为生的。

朱春登 看你是个好人模样，为何做此勾当？

李 仁 我叫李仁。原来是个好人，做些小买卖；不料昨日遇見了一伙强人，将我貨物搶去，只因飢寒所迫，不得已想做此营生。也是初次开张的，客官莫要見笑。

朱春登 (摸腰)还好还好！我的行囊馬匹，虽被那賊偷去，幸亏我的妻子，还有少許銀錢，交給于我，藏在腰中，不曾被那賊偷去，錢虽不多，勉强可以走路。那一壮士，在下朱春登前去投軍，壮士若肯前往，也可有出头之日，不知你意下如何？

李 仁 愿效鞍前馬后之勞。

朱春登 好好，如此一同趨路前往。——哎，料不到宋成那賊，如此味良！我若一朝得意，岂肯与你甘休！正是：(念)
險被狂奴喪我命。

李 仁 (念)从此回心做好人。

二人同下。

第 五 場

朱春科扶朱英元上，宋氏同上。

朱英元 (唱西皮搖板)

我侄儿从軍去孝心可敬，

却緣何无音信未免悬心！

我儿，宋成送你兄长前去投軍，至今半載有余，他二人俱无音信，不知是何緣故？

朱春科 爹爹但放宽心。軍營之中，戎馬倥傯，无有方便之人送信，也是有的。

宋 氏 是啊，有宋成跟着他怕什么的！

朱英元 話不是这样講。(向春科)計算时日，宋成也該回来了！况且你兄长代我从征，我实实放心不下；有意命我儿去至大營，打探你兄长音信，你可愿去？

朱春科 孩儿愿往。

宋 氏 得了吧！我几年紀輕，春登才替他去的，怎么你又教他去呀！

朱春科 啊母亲，哥哥为我父子方才前去，孩儿情愿前往，母亲不必拦阻。

朱英元 着哇，此去又非从軍，何必拦阻哇！

朱春科 事不宜迟，孩儿就此拜別了！(唱搖板)

辞別双亲出門行——

宋 氏 你別走！(欲扯朱春科，被朱英元拦阻。)

朱春科 母亲保重了！(唱)

去至大营探信音。(下。)

宋 氏 你別走，你別走。

朱英元 他已去远了！

宋 氏 不成，你賠我兒子！

朱英元 夫人哪！（唱搖板）

夫人但把心放定，

我兒不久即回程。

宋成急上。

宋 成 （唱搖板）

數月來在京城錢財用盡，

假意兒趕回家來報信音。

姑爹、姑媽大事不好了！

朱英元 何事惊慌？

宋 成 春登表兄才入軍營，頭一仗就陣亡了！

朱英元 你待怎講？

宋 成 頭一陣就死了！

朱英元 哎呀！（暈倒。）

宋 氏 （低聲）事情辦成了？

宋 成 （擠眼）辦成了！您放心吧！

宋 氏 醒來！

朱英元 （唱散板）

哭一聲我侄兒無端喪命——

侄兒，春登，哎，侄兒呀！

都是我老糊涂要你從軍。

宋 氏 人已死了，你伤心有什么用啊？

朱英元 (唱)刹时间只觉得心痛难忍——(吐血)

怕的是今日里性命难存。

叫先兄你在那泉下相等——(扫头，死。)

宋成、宋氏急扶，宋母、赵锦棠急上。

朱 母 为何这等啼哭？

宋 氏 你住了吧！你儿子阵亡，连我们老头子也急死了，
你还问哪！

朱 母 此话当真？
赵锦棠

宋 成 我是亲眼瞧见的，这事有闹着玩的吗？

朱 母 哎呀！(晕倒。)
赵锦棠

宋 成 得，又是两条人命！

宋 氏 甭管他们。——老头子啊！(哭。)

朱 母 (醒) 我儿！
赵锦棠 我夫！

朱 母 (唱散板)

哭一声小姣儿无端丧命！

赵锦棠 (唱)哭一声我夫主一命归阴！

朱 母 (唱)好一似箭攒胸心痛难忍，

赵锦棠 (唱)这噩耗忒离奇疑信难明。

宋 氏 (发怒)住了！为你们春登，把我的丈夫也急死了，
把我的儿子也赶去了，弄得我一家人七颠八倒，都是为
你们的事。你两个冤家，还要在这里大号大哭，难道还
要逼死我不成？宋成，帮我把你姑夫搭下去，

宋成扶朱英元下。

宋 氏 待会同你們慢慢的算賬！老天呀，老天呀！你們真害得我好苦啊！

朱 母 你們把我的兒子活活的葬送了，反倒說这样无理的話，我也不要这老命了！

赵錦棠 婆婆不要嘔气，嬌娘的脾气你是曉得的。待媳婦扶你回去，再来問个明白。

朱 母 唉！儿啊！

宋 氏 別在这嘯喪！給我走！

朱母、赵錦棠下。

宋 氏 咱們先办喪事去。（下。）

第 六 場

四軍士、四將、郭昕上。四軍士、四敵將、黃龍上，會陣。

郭 昕 黃龍，屢次抗命，是何理也！

黃 龍 你乃是俺手下敗將，何不投降！

郭 昕 一派胡言，放馬过来！

双方軍士下，開打，双收下。

第 七 場

朱春登上，李仁隨上。

朱春登（唱搖板）

一路上苦奔波策鞭前进，

想起那負心人氣憤難平。

來此已離這大營不遠，（聞戰鼓、吶喊聲）且住，人馬吶喊，待俺登高一望！

黃龍率兵上，郭昕率兵上，開打，郭昕敗下，黃龍追下。朱春登、李仁跳下。

朱春登 且住，前面敗的是官軍，後面追趕的是賊兵，俺朱春登，既來投軍，自應上前搭救才是。——只是手無兵刃，如何是好？

李 仁 我們剛才路過薛仁貴廟，廟內藏有神箭三支，說是從前定天山所用的。那廟離此不遠，我們何妨取來一用。

朱春登 好好，就此前往！

二人同下。

第 八 場

四軍士、四將、郭昕上，四軍士、四敵將、黃龍追上。交戰。四將、四敵將分下。郭昕敗，跌下馬，黃龍提刀欲殺。朱春登、李仁暗上，放箭，黃龍中箭死。四敵將搶黃龍下。

郭 昕 幸亏壯士搭救，請問尊姓大名？

朱春登 在下朱春登，是來大營投效的。路過此地，見黃龍苦苦追趕，特地前來搭救，黃龍已被末將射死了！

郭 昕 這位壯士尊姓大名？

李 仁 我叫李仁。

郭 昕 啊，朱壯士，黃龍已死，壯士功勞不小，待我奏明

皇上，重加封賞，隨我回營去者。

眾人同下。

第 九 場

宋氏上。

宋 氏 (念)有心要把家財占，故意欺他老弱人！(坐。)

宋成上。

宋 成 (念)于今害了相思病，來求姑母作媒人。——姑媽。

宋 氏 侄兒來了？

宋 成 姑媽，侄兒年紀也老大不小了，總要娶一房媳婦才好！我想春登的妻房，于今守了寡，豈不是一个現成的媳婦！只要姑媽作主，教她改嫁了侄兒，我們兩口子，從此成家立業，也忘不了你老人家好處。

宋 氏 我也久有此意，她們兩個在我手心里轉，保管一說便成。我就到東院里去，你听好信兒便了。

宋 成 多謝姑媽。(下。)

宋 氏 (圓場，入門)我來了，你們都走出來。

宋母、趙錦棠同上。

朱 母 原來弟媳來了？

趙錦棠 參見孀娘。

宋 氏 罷罷，大家坐下講話。(分坐)我今天作媒來了，我想你青春守寡，也太冷清，怪可憐的！我的侄兒宋成，人才很好，不如改嫁了他，也免了我一桩心事。況且親上加親，你們兩個，仍舊在我跟前，我也好多得个勝

臂，岂不是两全其美呀。

朱母視趙錦棠。

趙錦棠（发抖）嬌娘，此言差矣！我趙家世代書香，從不曾聽見此話：就是為你們朱家想，也恐怕被旁人耻笑，嬌娘，你不要打錯了主意。

朱母 是呀，我媳婦是有志氣的人，她若願意改嫁，我也不便攔阻。她肯立志守節，我和你都是作大人的，也不好逼迫于她。

宋氏 連你这老乞婆，也來多嘴！我是一番好意。你这蹄子，竟敢搶白于我！罷了，罷了！我家自你叔父去世，春科又出了門，家里頭的事情，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要我一人照管，你們都坐起來吃現成的飯，還要裝作老太太、少奶奶的模樣，动不动說“世代書香”！我勸你們明白些：如今家里頭，出錢多，進錢少，坐吃山空，也不是事；底下人我也用不起了，原想教你改嫁宋成，我也好得他做一個膀臂。如今既是這樣說，也罷，我家里容不下白吃飯的人，那麼你就替我去做事，別在這裡說大話。

趙錦棠 嬌娘，要教媳婦做什麼事情？

宋氏 教你到磨房推磨去！

趙錦棠哭。

朱母 哎呀，她是不會做慣的。

宋氏 那麼，你是做慣的，就是你这老乞婆去推磨罷！

趙錦棠 婆婆，媳婦願意去做，你不要同她斗口。

宋氏 你到底去不去？別教你老娘生氣。

朱母哭。

趙錦棠（佯笑）婆婆，這也不算什麼苦事。婆婆只管放心，請去休息吧，媳婦去去就來。

朱母哭下。

宋氏 你听我說：脾氣別這麼犟！你要嫁了宋成，我就好疼你，也不教你做這樣事。（見趙不理）你到底答應不答應？

趙錦棠 休得多口，決不從命。

宋氏 給臉不要臉。走！（扯趙錦棠圓場，到磨房，入門，冷笑）看你还摆什么臭架子。（下。）

趙錦棠 唉！想不到我于今落得这般田地了！事已至此，也只得动起手来。（取升斗，推磨，推不动，勉强用力，哭。唱南梆子）

只可怜苦命人依他篱下，
思想起我夫郎泪落如麻；
到于今真个是看同牛马，
最难堪那悍妇冷语相加！（行弦，推磨，又推不动，勉强推）

怕的是我婆婆受她責罵，
沒奈何含悲泪度此年华。

推挨半日，渾身覺得酸痛，待我少坐片時。（旁坐，瞌睡。）
宋成上。

宋成（唱小調）

梳洗打扮离上房，
新鞋新袜新衣裳；

我好比当年刘知远，

磨房相会李三娘。

听我姑媽說，那春登的媳妇，还不曾应允。待我自己去献献殷勤，用言語挑动于她。那年輕的女子嘴是硬的，心是軟的，她看見我这般才貌，前去温存温存，一定是会回心轉意的。(入磨房門)哎呀，她倒睡着了！——好哇！你怎么不推磨？姑媽就要来呀！

赵錦棠惊醒，急推磨。

宋 成 (笑)嫂子不要害怕！我冤你哪。你也累了，看你这个样子，我也怪心痛的，待我来替你帮忙。

赵錦棠 有劳費心，也还不累。

宋 成 哪里会不累，分明是怕我心痛，故意这样說的。

赵錦棠不語。

宋 成 象嫂子这样如花似玉，风都吹得倒的！嫂子，以后这样的苦事，叫我来替你做，你坐在一旁，休息休息可好？

赵錦棠 这也不算什么。

宋 成 表哥去世，你年紀青青，怪可怜的，沒事的时候，我来陪你說說話，解个悶儿，想你是一定愿意的。

赵錦棠仍不語，暗恨。

宋 成 (走至赵錦棠身旁)象这样怪冷的天气，你穿这点衣服，冷不冷嫂子？

赵錦棠 (急避)放尊重些！(欲发怒，沉吟，佯笑)怕有人看見不便。

宋 成 姑媽睡了，待我关上門来，我們两个談談心罢！(关門。)

赵錦棠 (大惊，佯笑)表弟，待磨完了，談心也不迟。待我

抬起磨来，你来扫扫干净可好？

宋 成 （喜）使得使得。

赵锦棠抬磨。宋成扫粉，赵锦棠将磨压宋成手，宋成喊痛。

赵锦棠 贼子呀！（唱快板）

罵声賊子心非正，

花言巧語太欺凌，

奴家非是楊花性，

豈容鼠輩肆調情？（望門。）

宋 成 你不把我放了，我告訴姑媽說，饒不了你！

赵锦棠 （唱）朋比为奸早料定，

逼嫁串謀定有因；

略施薄懲須知警，

莫逞顛狂錯認人。

宋 成 告訴我姑媽饒不了你！

赵锦棠 （唱）我今預備拚性命，

暴雨狂風也不惊；

肉身直向闔房奔，

从今后看你是怎样行。（跑下。）

宋 成 （喊痛）痛死我了！姑媽姑媽，快來快來呀！

宋氏上。

宋 氏 怎么样了？

宋 成 我好意替她扫粉，她把我的手压坏了。

宋氏抬磨。

宋 成 （抽手）哎哟哟！

宋 氏 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

宋 成 是她教我来帮忙的。

宋 氏 (笑) 恐怕未必吧! 怕是你自己来討苦吃的吧! 这蹄子如此可恶, 待我想法收拾她! 看看是誰厉害!

宋氏下, 宋成喊痛下。

第 十 場

四軍士、朱春登上。

朱春登 (念) 幸得成功居上賞, 待平余寇返家乡。(坐。)

李仁上。

李 仁 (念) 陣前得了胜, 做官是中軍。

有名朱春科, 口称是二老爷前来求見。

朱春登 哦, 二弟到了! ——快快有請。

李 仁 有請。

朱春科上。

朱春科 (念) 万里寻兄遵父命, 飞渡关山到大营。

朱春登 吾弟因何到此?

朱春科 只因你与宋成, 离家以来, 杳无音訊, 父亲放心不下, 命我到此打探; 不料到此得知兄长已因功封官, 可喜可賀,

朱春登 提起宋成賊子, 令人可恨! 此賊行至中途, 将我行李馬匹搶去, 还要害我性命, 待不与他干休, 怎奈黃龙余党未灭, 軍情甚紧。不知家中叔父安否?

朱春科 还好。

朱春登 母亲同你嫂嫂可好？

朱春科 倒也平安。

朱春登 你既前来，少住几日，我命人回家先送一信便了。

朱春科 还是小弟先行回去吧！

朱春登 賢弟此来，理当謁見元帅，就此图一出身，岂不是好？你我同到大营去見元帅。

朱春科 就依兄长。

朱春登 带馬大营去者。

众人同下。

第十一場

宋成上。

宋 成 (念) 磨房受騙真可恶，費尽心机反吃苦。(坐)

想着法儿要把朱春登的妻子騙上手来，誰想这賤人翻面无情！我也死了心了！索性在我姑媽面前放下几把火，將她們掙了出去，这份家財，岂不是我宋成独得？不免請出姑媽，商量商量，反正我也死了这条心了。——姑媽有請！

宋氏上。

宋 氏 叫我出来何事？

宋 成 我替你想好一个計策。

宋 氏 什么計策？

宋 成 我想她們婆媳兩人，恨你是恨入了骨了，摆在家中，終不是个了局。不如把她們掙了出去，这份家財，岂不是你老人家一个人独得么？

宋 氏 此計甚好。怎樣把她們搞了出去呢？

宋 成 我們家有的是羊，不如教她們出外牧羊，回到家來，連飯也不給她們吃，明天仍舊教她們餓着肚子出去。如此這般，不消幾天工夫，還怕他們不死，你說這計策好不好？

宋 氏 好極了。我去搗她們出去，你去把羊趕出來！（見宋成下）我的侄兒實在有主意，難怪我疼他。

宋成趕羊上。

宋 成 她們來了。

宋母、趙錦棠上。

朱 母 （念）不知毒婦生何計？

趙錦棠 （念）度日如年可奈何！

宋 氏 （提鞭子）我看見你們這樣鼻子臉子，我就生氣！一天起來，吃完了飯就哭，哭完了就吃飯，好象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今天這樣的天气，你們兩個替我出去牧羊罷，免得在家飽悶狠了，又要生病。

朱 母 你这毒婦，越說越不像話了！難道這牧羊的事，也教我們去做么？

宋 氏 （提鞭）快点走！我就要動手了。

趙錦棠 婆婆，不要吃眼前虧。出外牧羊，比在家受氣還好得多了。

宋 成 你若是同我好些，我也替你說句好話。

趙錦棠瞞目。

宋 氏 走！

趙錦棠 婆婆我們去罷。

趙錦棠扶朱母哭下。

宋氏、宋成相視笑。

宋 氏 阿弥陀佛！这可称我的心愿了。正是：（念）

冷笑看他机上肉，（下。）

宋 成 （念）从今拔去眼中钉。（下。）

第十二場

四兵士推粮車、李仁、朱春科上。

朱春科 （唱西皮搖板）

奉軍令运粮草归从隴境，

喜此行定看那土飽馬騰。

俺朱春科。奉了元帅将令，前去隴西运粮，今已粮草齐备，回营繳令。——李仁，此地离大营还有多少路程？

李 仁 此去大营，还有三十里路程，軍中待粮甚急，我們要赶快运回才好。

朱春科 左右，趲行者。（唱搖板）

但愿得早日里狼烟扫尽，

回家园安慰我久病衰亲。

众人同下。

第十三場

四羊上。

朱 母 （內唱二黃倒板）

走荒郊禁不住西风凄冷——

朱母、赵锦棠上。

赵锦棠 (唱散板)

老人家从不曾受此酸辛。

朱母 (唱)幸亏她贤媳妇百般孝顺，

赵锦棠 (唱)怕衰姑动伤感暗地吞声。

朱母 連日出外牧羊，挨饿受冻。今早出来，連飯也不給我們吃，看此情形，分明是要断送我两人性命！我已八旬的人了，为日无多，死何足惜！可怜你青春守寡，又受这般困苦，这长长的日子，怎样的度过呢？

赵锦棠 婆婆，快不要替媳妇伤感，只要婆婆自己保重，有媳妇在旁，就便向人家要飯，也不致于饿死。若是有天理的呢，我們自有出头的日子。若是无有天理呢，婆婆百年之后，这样的苦光阴，媳妇难道还有什么舍不得？自然跟随婆婆同去。縱在九泉之下，也是照样侍奉婆婆的。

朱母 这都是我儿春登連累于你！——唉，春登，吾儿！你的阴魂有知，要曉得我們两人，在这荒山风雪之中，为你受尽千辛万苦了！（唱二黄慢板）

听她言不由得心中酸痛，

赵锦棠 (唱)劝婆婆要保重且莫伤心。

朱母 (轉唱原板)

我已是八旬人无多晚景，

可怜她随着我度此光阴，

恨不得弃人間甘心目瞑，

赵锦棠 (唱)我儿夫在地下可也知聞？

抛下了我二人这般苦命，

到如今只落得管领羊群。

朱 母 (唱)料不想暮年人偏遭苦境，

怕的是在荒山风雪无情；(轉散板)

急忙忙我只得驅羊前进——(跌扑下。)

风声。

赵錦棠 (四顧，唱)

举目不見我衰亲！(追寻，跌扑)

追寻哪顧崎嶇徑，(跌扑)

虎虎狂风怎样行！(跌扑下。)

第十四場

六么令，四軍士、郭昕上。

郭 昕 (念)奉了圣上旨，加封有功臣。

老夫郭昕，今奉圣命，封賞功臣。——左右开道。

六么令合头，众人同下。

第十五場

四軍士、朱春登、朱春科上。

朱春登 (念)边塞狼烟靖，

朱春科 (念)同享太平春。

朱春登 (念)矯矯虎臣不可当，全凭神箭定家邦。

朱春科 (念)若非吾兄韜略广，怎作皇家一栋梁。

朱春登 下官朱春登。

朱春科 朱春科。

朱春登 賢弟，你我弟兄平定黃龍以來，也曾稟過郭老王爷，請假回家祭祖；不知聖上怎樣傳旨？

朱春科 候聖旨到來，便知分曉。

李仁上。

李仁 (念) 龍虎台前出入，貔貅帳內傳宣。

啓令，聖旨下。

朱春登 香案接旨。

李仁 香案接旨。

吹打，四軍士、郭昕上。

郭昕 聖旨下，跪听宣讀。

朱春登 (同跪) 萬歲！

朱春科

郭昕 只因朱春登平西有功，封為平西侯；朱春科隨征有功，封為忠義大夫；賜假一月，回家祭祖。——聖旨讀罷，望闕謝恩。

朱春登 (同) 萬萬歲！

朱春科

朱春登 有勞千歲捧旨前來，後堂留宴。

郭昕 皇命在身，不能久留，告辭了。

四軍士、郭昕下。

朱春登 賢弟，聖上命你我弟兄回家祭祖，賢弟請來傳令。

朱春科 兄長請來傳令。

朱春登 中軍听令。

李仁 有。

朱春登 命你先行；一路之上，不可馬踏田苗，違令者斬首。——回来！在石戶县南門外双槐树将那宋成急速拿来，不得有悞。

李 仁 得令。——馬来。(下。)

朱春登 众将官，帶馬还乡。

众 人 啊！

众人同下。

第十六場

宋成上。

宋 成 (念)不好了，不妙了！朱春登作官来到了！我前番奉了姑媽之命，半路刺杀朱春登，不想草棵里出来个楞小伙子，呸了那么一嗓子，把我吓跑了！如今他作了官回来，岂肯与我干休？这便怎么好哇——有了，回去与姑媽商量商量。(走)——到了——姑媽！

宋氏上。

宋 氏 来了，来了。誰呀？

宋 成 是我。——姑媽，大事不好了！

宋 氏 哦，宋成啊，什么事？

宋 成 朱春登做官回来了。

宋 氏 哎呀我的媽呀！这可怎么好！当初我教你半路杀了他，他怎么做官回来了？

宋 成 当初我奉你之命，半路刺杀于他，誰想草棵里出来一个楞小伙子，呸了一声，我就吓跑了！誰想他如今做了

官回来，这可怎么办好？

宋 氏 他回来跟我要他媳妇，要他的妈，可怎么办啊！

宋 成 要想个主意才好！

宋 氏 大家想来——有了。

宋 成 几个月了？

宋 氏 什么几个月了？

宋 成 你说有了，我当是有了表弟了。

宋 氏 被你这么一说，又忘了！

宋 成 再想，再想——有了。我们两个到双槐树前做两个假坟头。他回来要问，就说他们娘儿俩想他想死啦！这还有个名儿。

宋 氏 这叫什么名儿？

宋 成 这叫“平地起孤丁”。

宋 氏 好！走着！

宋 成 等等！您的事遮过去了！我的事怎么办哪？

宋 氏 我问问你，朱春登瞧见你要杀他啦吗？

宋 成 他喝醉啦，八成没瞧见。

宋 氏 没瞧见，就不要紧啦，都有我啦！

宋 成 有您就成！走着，走着！

二人同下。

第十七场

批子，二差役、李仁上，交叉行路，下。

批子，宋成、宋氏上。

宋 氏 到了！

宋 成 孤丁起来！

二人同筑坟，批子。

宋 氏 你先在这儿，我去解解手。(下。)

二差役、李仁上。

甲 差 来此双槐树。

李 仁 前去问路。

甲 差 对，打听打听。——那边有个坟少爷，咱们问问他。

甲 差 (同)我们有礼。

宋 成 有利相还，不少亏欠。

甲 差 借光您哪！

宋 成 借筐不借扁担。

甲 差 借问一声。

宋 成 借我一升，还我一斗；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甲 差 我们是问路的。

宋 成 鹿在山上吃草；有犄角的是公鹿，没犄角的是母鹿，七岔子是、八岔子是梅花鹿。

甲 差 什么呀，我们问人！

宋 成 神？在庙里头。红脸“老爷”，白脸关平，黑脸周仓。

甲 差 我們問信!

宋 成 “信”? 是毒藥! 吃了就死, 死了就出殯。

甲 差 什么呀! 我們有句話儿!

宋 成 画儿? 画鋪里有! 东一張, 西一張, 挂在屋里亮堂堂, 爱买几張买几張。

甲 差 什么呀! 我們問的是名姓!

宋 成 明星啊? 天上有! 大毛出来二毛赶, 三毛出来白瞪眼! 亮的是明星, 紅的是火星, 带尾巴的是扫帚星, 滋溜滋溜那是个贼星!

甲 差 什么呀? 我問的是人的名姓。

宋 成 名姓? 誰?

甲 差 宋成。

宋 成 宋成? 你等等——这二位头戴大帽身穿青, 不是衙役就是兵; 別說实话, 把他打发走了得啦! ——二位打听誰?

甲 差 宋成。

宋 成 唉! 死啦!

甲 差 你瞧! (向乙差) 这个宋成真沒造化! 又是銀子, 又是馬匹, 他会死了! 得了! 咱們回去得啦!

宋 成 二位!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甲 差 他有一表兄, 名叫朱春登, 陣前得了胜, 皇王把他

封；想起他表弟，名字叫宋成，銀子二百兩，外有馬如龍，見了本人給，不見甬兒不撒鷹！

宋 成 唉！我怎么說死了！有主意。二位，你們打听老宋成还是小宋成？

甲 差 宋成还有俩？

宋 成 老的新近死了。

甲 差 小的哪？

宋 成 远看——

甲 差 没人。

宋 成 近觀——

甲 差 就是你。

宋 成 是我，拿銀子来。

甲 差 見我們二爷，二爷那儿領去。

宋 成 好！見你們二爷——參見二爷。

李 仁 你是宋成？

宋 成 不錯是我。

李 仁 前者在西涼路上，拐去行囊馬匹可是你？

宋 成 別提啦，我正走着走着，也不知道哪儿出来一个楞小子！吹了那么一嗓子，把我吓跑了！

李 仁 哼，那就是你二爷。

宋 成 原来就是您，早知道我就不跑了。

李 仁 你为何要用刀杀死侯爷？

宋 成 沒有哇。

李 仁 你这一刀砍得好！砍出一个侯爷来！

宋 成 早知道我多砍两刀，还許砍出个王爷来哪！拿银子来吧！

李 仁 近前来！——着打！鎖了！

批子，甲、乙差鎖宋成同下。

第十八場

四軍士、朱春登、朱春科过場。李仁、二差役押宋成过場。

宋氏上，出迎。四軍上、朱春科、朱春登、李仁上，同下。四軍士、朱春科、宋氏、朱春登上，入坐，李仁报上。

李 仁 宋成拿到。

朱春登 綁上来。——

二差役押宋成上，跪。

宋春登 哇，大胆的宋成！前者征西路上，拐我行囊馬匹，还要害我一死，似你这样贼子，就該取……

李 仁 斬。（斬宋成。）

朱春登 嬌娘，斬得可公？

宋 氏 斬得公。

朱春登 斬得可是？

宋 氏 斬得是。

朱春登 既公既是，也就罢了。

宋 氏 侄儿，你就該贊他一口棺木啊。

朱春登 傳地方。

二差役 傳地方。

宋成當場換解纜作地保上。

地 保 什么事？

二差役 (同) 宋成死了。

地 保 (念) 好人不长寿，禍害一千年。

圣上有旨：賜他金井玉葬。

二差役 拖下去賣湯鍋。(与地保同下。)

朱春登 嬌娘，我回家半日，怎么不見我母亲妻子？哪里去了？

宋 氏 自从你走之后，他婆媳二人今日也想，明日也想，想你就想死了！

朱春登 怎么讲？

宋 氏 想你就想死了！

朱春登 哎呀！(量，唱二黄倒板)

听说老娘亲不幸命断——

母亲！老娘！唉！赵氏妻啊！(唱散板)

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

問嬌娘他婆媳何处埋殮？

宋 氏 (唱) 他婆媳埋在那双槐树前。

朱春登 (唱) 叫中軍备祭礼坟前祭奠，

到后堂穿重孝头戴麻冠。

娘啊！(哭。)

众人同下。

第十九場

甲 差 (內聲) 嚶哼！
乙

甲、乙二差役上。

甲 差 (念) 為人莫當差，

乙 差 (念) 當差不自在；

甲 差 (念) 風里也得去，

乙 差 (念) 雨里也得來。

甲 差 伙計請了。

乙 差 請了。

甲 差 咱們侯爺得勝回朝，封侯之賞；多麼稱心滿意！美中不足，不想他又丁忱啦！

乙 差 什麼叫丁忱啊？

甲 差 丁忱你都不懂！就是老太太下世了！

乙 差 我更不懂。

甲 差 就是死啦！你懂不懂？

乙 差 這多干脆，費這話干嘛呀！

甲 差 侯爺要在坟前一祭，二爺命咱們打掃坟台，打掃起來。

乙 差 請。

小開門，二差役打掃。

甲 差 有請二爺。
乙

李仁上。

李 仁 可曾打扫干淨？

甲 差 打扫干淨了。

李 仁 下面伺候。

二差役 是。

李 仁 有請侯爷。

哭皇天，宋氏上。

宋 氏 (假哭)哎呀！我的嫂子呀！

朱春登、朱春科同上。

朱春登 老娘，母亲，娘啊！（跪拜，唱二黄倒板）

見坟台不由人珠泪滿面，

母亲，老娘，娘呀！（接唱迴龙）

尊一声去世的娘細听儿言。

宋氏、朱春科、李仁、甲差、乙差暗下。

朱春登 (接唱反二黄慢板)

都只为西凉城黄龙造反，

你孩儿替叔父去到軍前。

路途中儿得了三枝神箭，

因此上灭黄龙扫靖狼烟。

实指望回家来母子們相見，

又誰知儿的娘命喪黃泉。

哭老娘只哭得肝腸痛断，肝腸痛断，儿的娘

啊！（轉原板）

吃什么爵祿作的是什麼官！

哭罢了老娘亲再把妻叹，

叫一声賢德妻你在哪边？

我和你夫妻情难得相見，难得相見！我的妻

呀！（接唱散板）

只哭得咽喉哑也是枉然。

李仁、朱春科、宋氏、甲差、乙差暗上。

宋 氏 大相公算了罢！不用哭啦。

朱春科 母亲，我爹爹坟墓现在何处？

宋 氏 那边就是。

朱春科 哎呀爹爹呀！（拜。）

朱春登 中軍。

李 仁 有。

朱春登 看官誥伺候。

李 仁 是，官誥在此。

朱春登 母亲，孩儿平西有功，挣来官誥，怎的不来穿？怎的不来戴？……（哭）啊孀娘，侄儿挣来官誥，請来穿戴。

宋 氏 这是你母亲、媳妇穿的，戴的，我怎么能穿戴呢？

朱春登 她婆媳么？唉！无福消受了！

朱春科 教你穿戴，你就穿戴起来罢。

宋 氏 穿戴起来。（下。）

朱春登 賢弟。

朱春科 兄长。

朱春登 你伯母、嫂嫂一死，愚兄不愿在朝为官，情愿入山修道，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朱春科 兄长不必如此，从长計議。

朱春登 賢弟不必拦阻。——中軍。

李 仁 有。

朱春登 本爵不願為官，意欲入山修道，在此高搭席棚，舍飯七天。在這七天之內，如有貧苦之人，前來討飯，不許難為他們；如若難為他們，打折你們的狗腿，記下了。

李 仁 是。

朱春登 賢弟請。正是：（念）

可嘆老母亡故早，

朱春科 （念）怎不教人淚雙拋。

朱春登 娘啊……

朱春登、朱春科下。

李 仁 來。

甲 差 有。

李 仁 候爺傳話出來：在此高搭席棚，舍飯七天。在這七天之內，如有貧苦之人，前來討飯，不許難為他們；如若難為他們，打折爾等的狗腿。記下了。

甲 差 是。送二爺！

李 仁 免。（下。）

甲 差 伙計，你聽見沒有？候爺不願為官，就在此處舍飯七年。

乙 差 什麼呀！七天。

甲 差 不錯，七天、七天。你去問問飯得了沒有。

乙 差 還大懶支小懶，一支一個白瞪眼哪！——廚下的！飯得了沒有？

內 聲 飯已熟了！

甲 差 搭出來。（同搭飯簍）咱們搬個凳子，我這邊盛着，你

那边看着。

乙 差 咱們吆喝一声！——嗨，有要飯的，上这儿来呀！

四穷苦百姓上，打飯下。

丙 声 飯舍完啦！

甲 差 这么会功夫，飯就完啦！真快！搭下去——（同搭下）

乙 飯籃）咱們再言語一声。——早飯是过啦，午飯未到，有要飯的先别来呀！

朱 母 （丙）苦哇！（唱二黄倒板）

陣陣狂风难禁受！

朱母，赵錦棠同上。

赵錦棠 （接唱二黄散板）

婆媳討飯任漂流。

朱 母 （唱）怕只怕老命不长久！

赵錦棠 （唱）但不知何日里才得出头！

朱 母 媳妇，好一阵狂风，也不知将你我婆媳刮到什么所在？为婆腹中飢餓了！

赵錦棠 啊婆婆，請在那边稍坐片时；待我討些飯食，与婆婆充飢。

朱 母 如此，媳妇快些前去，为婆的飢餓得很啊！

赵錦棠 二位将爷，貧妇有礼。

甲 差 干什么的？

乙 赵錦棠 可怜我有八十岁的婆婆，三餐未曾用飯，可有殘汁剩飯，賞与貧妇，好与我婆婆充飢。

甲 差 你要飯的不看时候！早飯已過，午飯未到，那邊等
乙 會，午飯得了給你多盛點。

趙錦棠 偏偏來得不湊巧！

朱 母 （哭）餓壞了。

趙錦棠 哎呀！（唱二黃散板）

有貧婦跪席棚泪流滿面，
尊一聲二將爺細聽我言：
可憐我有八十歲婆婆他三餐未曾用飯，
眼見得餓死在那那……席棚外邊。（轉唱哭頭）
啊啊啊……二將爺呀！

甲 差 起來，起來！（哭）嘿嘿。

乙 差 你看這要飯的哭得怪可憐的，我瞧不得這個！咱們
給他言語聲——有請二爺。

李仁上。

李 仁 何事？

甲 差 外面來了一老一少兩個貧婦，前來討飯。

李 仁 你就說早飯已過，午飯未到。

乙 差 小人言道：早飯已過，午飯未到，是她們苦苦哀
求，沒有什麼說的，您給找點吃的吧！

李 仁 看她們的造化！

甲 差 修好有好处哇！修得您輩輩當二爺！
乙

李 仁 啊？

甲 差 您給找點吃的吧！
乙

李 仁 厨下的，可有残茶剩饭无有？

内 声 侯爷思想太夫人，吃不下，剩了半碗残饭，拿去与他充饥。（递李仁碗）小心侯爷的碗！

李 仁 是。——（向二差）侯爷思想太夫人吃不下，剩下半碗残饭，拿去与她们充饥。（递甲差碗）小心侯爷的碗！

甲 差 喝，吓我一跳——伙计你看侯爷真吃好东西！丸子汤泡饭，这还有个丸子，我把他吃了罢！

乙 差 我掐死你！拿过来！跟着侯爷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这么个丸子就瞧到眼里啦！没根基！饒骨头！我喝点汤吧！

甲 差 你拿过来吧！不叫我吃丸子，你喝汤？给人家吧——这有半碗残饭，拿去吃去！

赵锦棠 放在地下。

乙 差 伙计，你看要饭的还有这许多规矩！（见赵锦棠取碗）喂！小心碗！

赵锦棠 晓得——啊婆婆，媳妇讨来半碗残饭，婆婆请用。

朱 母 媳妇你呢？

赵锦棠 媳妇么？……唉，我还不饿呀！

朱 母 哪里是你不饿，分明是贤德呀！

赵锦棠 （回翻）且住！看此处好象我家坟塋，哪个在此舍饭哪？待我禀告婆婆知道——啊婆婆，看此处好象我家坟塋，不知何人在此舍饭？

朱 母 你我婆媳被狂风一阵，迷失路径，不知这是什么地方，哪里来的我家坟塋啊？

赵锦棠 媳妇过门的时节，到此上坟，看过碑碣，故而认得。

朱 母 哦，你記得清？

趙錦棠 記得清。

朱 母 看得明？

趙錦棠 看得明。

朱 母 如此掉我看來。

甲 差 噯，噯，你們往哪儿踴躍？

朱 母 我們看看。

甲 差 對，叫她們開開眼！

朱 母 朱龍、朱鳳……祖先爺呀！（哭。）

甲 差 噯！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哭起來啦？驚動侯爺担不起，趕快出去！

朱 母 （唱二黃散板）

一見坟台珠泪滾，

怎不教人痛傷情！

哭一聲祖先爺呀！啊……祖先爺呀……

甲 差 別哭了，快走！

朱母一驚，失手落碗，李仁拔刀出鞘，威吓，四軍士引朱春

登上，瞋目視李仁，李仁忙后退，顫抖。

朱春登 中軍。

李 仁 有。

朱春登 外面何事喧嘩？

李 仁 启稟侯爺，外面來了兩個貧婦，一老一少，前來討飯，只因早飯已過，午飯未到，她苦苦哀求。有侯爺剩下的半碗殘飯，賞與她們充飢，不想她們自不小心，將

碗打碎了！

朱春登 哪！想是你等难为了她們。——来，扯下去打！

李 仁 哎呀侯爷呀！将那两个貧妇，或老或少喚进一名，問个明白，若是小人难为了她們，縱然将小人打死，也是甘心認罪。

朱春登 罰跪一旁。

乙 差 二爷，这里干淨。

李 仁 （向乙差哼！（跪下。）

朱春登 来。

甲 差 有。

朱春登 傳話出去，对那貧妇言讲：或老或少，喚进一名，席棚對話，打碗之事，一概不究，問話之后，还要周济她們。

甲 差 是。

朱春登 轉来。

甲 差 有。

朱春登 不要惊吓她們。

甲 差 是。（出門看朱母）好精神！吃饱了食困，餓了发呆！那几惹下来，这儿睡着啦！我吓唬吓唬她。

乙 差 不叫惊吓她們哪！

甲 差 得了——呀呸！我把你們这项人，吃得好好飯，你要認坟！你們家有这样坟嗎？認坟也罷，你倒是小心点碗哪！你瞧瞧碗也砸啦，飯也撒啦，侯爷怒啦，二爷優啦，差点沒把我們伙計給剛啦。

乙 差 沒那麽大罪过。

甲 差 侯爷吩咐下来：或老或少，进去一名，席棚答話，打碗之事，一概不究，問罢之后，还要周济你們哪。可是这么着：你們老的进去，小的別进去，小的进去，老的別进去，也別都进去，也別都不进去。我跟你說話哪！我們这儿还跪着一个呢！唉！这是怎么話說的！

赵錦棠 哎呀婆婆啊！里面傳話出来：打碗之事，一概不究，或老或少，进去一名答話，答話已毕，还要周济我們，还是婆婆請进去吧！

朱 母 啊媳妇，为婆年迈，眼花耳聾，听話不清，回話不明，还是媳妇你进去吧！

甲 差 这个老婆子，吃飯有她，回話她就不去了！

赵錦棠 待媳妇前去。（欲进。）

众軍士 （喝）哦！

赵錦棠 （畏縮）哎呀婆婆啊！里面喊叫連声，媳妇有些害怕，我不敢进去！

朱 母 哎呀媳妇啊！你只管大胆进去！那大老爷不难为于你便罢，倘若难为于你，你在里面喊叫一声，我拚着这条老命不要了，哼哼！我就与他們拚了！

甲 差 好！吃饱了！跑这儿拚命来了！

赵錦棠 是。媳妇前去。婆婆那里等我——貧妇告进。

朱母暗下。

甲 差 貧妇告进。

众軍士 （喝）哦。

赵錦棠 参見侯爷。（跪。）

朱春登 那一貧妇，为何不抬起头来？

赵锦棠 有罪不敢抬头。

朱春登 恕你无罪。

赵锦棠 谢侯爷。

朱春登 (对看) 哎呀且住！看这^{贫妇}侯爷^{好像我妻}模样，^妻娘道

她已死，怎么^{她，她，她}他，他，他^{还在？}既是我^妻就該相認——

哎呀我那^妻——^夫

众軍士 (喝) 哦。

朱春登 哎呀且慢。錯認^{民妻}官长^{于理不合}。这，这，这便怎么

处？——我自有道理。

朱春登 那一贫妇，我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于你，从实讲来！

赵锦棠 就是这位将爷他……

李 仁 呔！我們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于你，当着侯爷在此，从实讲来。你們討飯吃的呀，也要放出一点天理良心来。

赵锦棠 侯爷，他、他、他是一个好人。

李 仁 侯爷开恩。

朱春登 起过一旁。

李 仁 谢侯爷。

乙 差 二爷受惊！

李 仁 滚了下去。

甲、乙差下。

朱春登 那一貧婦，姓什名誰，从实講来，不要害怕，好問
濟你們。

趙錦棠 侯爷容稟！（唱西皮倒板）
有貧婦跪席簾泪流滿面。

众軍士 （喝）哦。

朱春登 兩廂退下。
众軍士、李仁下。

朱春登 面朝前跪。

趙錦棠 是。（唱西皮慢板）

尊侯爷細听我表叙一番：

朱春登 家住哪里？

趙錦棠 （唱）家住在山东齐河小县，
南門外双槐树有我的家园。

朱春登 你父何人？
李仁 暗上。

趙錦棠 （唱）我的父赵都堂官高爵显，

朱春登 啊！配夫何人？講。

趙錦棠 （唱）配儿夫朱春登……

李 仁 看刀！

李仁拔刀欲砍趙錦棠，趙錦棠惊跪走。

朱春登 （由住）哇！你侯爷在此問話，要你多事！还不下去！

李 仁 嗟！是。
李仁下。

朱春登 那一貧婦，配夫何人？講。

趙錦棠 （唱原板）

配夫君朱春登結发良緣。

朱春登 你丈夫往哪里去了？

赵錦棠 (唱)都只为西凉城黃龍造反，

朱春登 黃龍造反与他什么相干？

赵錦棠 (唱)我夫君替叔夫去到边关。

朱春登 可有書信回来？

赵錦棠 (唱)去时节有宋成相随为伴，

回家来道夫君命喪軍前。

朱春登 (自語)哎呀！原来宋成果然这等可恶！这一刀真不枉也！——后来又怎样？讲。

赵錦棠 (唱)我孀母他逼奴另行改嫁，

朱春登 改嫁哪个？

赵錦棠 (唱)她言道嫁宋成天配良緣。

朱春登 (自語)孀娘！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想那宋成乃是什等样人，敢娶都堂之女，侯爷之妻。真真是岂有此理！

——那一貧妇，你是从也不从？

赵錦棠 (唱)因不从打至在磨坊碾面，

朱春登 是啊，不从的好！有志气！往下讲。

赵錦棠 (唱)又不从打至在牧羊(轉二六)山前。

每日里吃的是黃蘗淡飯，

到晚来与群羊在一处安眠；

被風飄迷路途来此討飯，

不提防誤失手將碗打殘！(轉唱搖板)

望侯爷开大恩將奴放轉——(哭头)

侯爷呀！

到来生变犬馬結草啣环。

朱春登 哦！（唱西皮慢板）

听我妻赵錦棠細說一遍，
好一似刀割肉箭把心穿；
嬌娘道她婆媳早把命断，
为什么她还在阳世人間？
莫不是死得苦冤魂不散？
莫不是魍魎鬼把我来纏？
我这里出席棚用目观看——
又只見那紅日未落西山。
赵錦棠左手上有硃砂一点，
是不是向前去細問一番。（行絃）

啊，那一貧妇，赵錦棠左手指上，有硃砂一点，你可有？

赵錦棠 这个……有。

朱春登 （看赵錦棠手）哎呀，妻呀！

赵錦棠 侯爷为何这等相称？

朱春登 我是你丈夫朱春登作官回来了。

赵錦棠 当真？

朱春登 当真。

赵錦棠 果然？

朱春登 果然。

赵錦棠 （唱哭头）

啊……我的夫呀，（唱西皮散板）

只說是夫妻們不能相見，

又誰知今日里又得團圓。

朱春登 (唱) 問賢妻老娘亲可在外面？

趙錦棠 (唱) 老婆婆現在那席棚外邊。

朱春登 (唱) 賢妻帶路把母見——

朱母暗上。李仁暗上。

朱春登 (唱散板)

凡是我朱春登作官回還！

啊，母親，我是你兒朱春登做官回來了。

朱 母 砸了你的碗，賠你的碗就是了。

趙錦棠 啊！婆婆不必害怕，你兒春登作官回來了。

朱 母 哦，你是我兒春登回來了？

朱春登 正是。

朱 母 啊，兒呀，為娘我要了飯了。

朱春登 中軍。

李 仁 有。

朱春登 請你二老爺。

李 仁 是。——有請二老爺。(下。)

朱春科上。

朱春科 (念) 忽听兄長喚，上前問根源。

——兄長何事？

朱春登 賢弟，你伯母、嫂嫂當真亡故了麼？

朱春科 啊！兄長何出此言？

朱春登 你往上看！

朱春科 哎呀，我那伯母、嫂嫂啊！

朱春登 賢弟，你我在朝為官，不能治家，焉能治國？嫂娘

作出此事，你要与我問个明白。

朱春科 小弟一概不知，待我請母亲出来，問个明白——有請母亲。

宋氏上。

宋 氏 (念)侄儿作了官，凤冠霞帔我来穿。

儿啊，請你母亲出来，有何話講。

朱春科 伯母、嫂嫂当真亡故了么？

宋 氏 当真亡故了。

朱春科 朝上看来。

宋 氏 (在門外偷看)哎呀慢着，我把他一家子都害苦啦！这要追究起来，我拿甚么話說呀？干脆跳井去吧！(下。)

朱春科 看我母亲变顏变色，待我赶上前去！(下。)

李仁上。

李 仁 太夫人投井已死！

朱春登 好好安葬。——請母亲后堂更衣。正是：

(念)轉战沙場有数年，

朱 母 (念)婆媳受苦牧羊山，

赵錦棠 (念)且喜今日重相見，

李 仁 (念)老太太！骨肉相逢庆团圆！

朱 母 春登，媳妇，来呀！哈哈。

尾声，四人同下。

——剧终

劇照說明：《殊痕記》中的趙錦棠（程硯秋飾）、朱母（文亮臣飾）

四十二卷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號

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統一書號：10070·317 字數 30,00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frac{11}{16}$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冊

定價(7) 0.16 元

贈書